

又见风花

雪月

洪三泰 著

生离死别，
浪迹尘嚣
商海浮沉际，
又见我的
风花雪月

风流时代三部曲



花城出版社

第三部

又见风花

雪月

洪三泰著

风流时代三部曲
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流时代,第3部,又见风花雪月/洪三泰著. —广州:花城出版社,2000.3

ISBN 7-5360-3249-8

I. 风… II. 洪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15022 号

风流时代 第三部 又见风花雪月 洪三泰 著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

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(肇庆狮岗)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5.875 印张 1 插页 370,000 字

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3 次印刷

印数 10,000—15,000 册

ISBN 7-5360-3249-8

I·2709 定价:22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内容提要

浪子、“傻子”孔云飞以超然物外的独特视觉审视中国南方大都市广州，从“文革”到改革开放初期的三种家庭悲剧，令人长叹长思。故事描述一个高干家庭在“文革”中惨遭劫难，衰落、裂变、奋争的故事。繁嚣都市的迷离、孤独的下层生活，辽远西北的险恶、寂寞的部队生活，清冷西南的残酷、惨烈的战火生活，竟由一家散乱了的弟、哥、姐所经历。作为小弟的浪子、“傻子”孔云飞，他和风花、雪月等之间的情爱故事既离奇、曲折，又充满忧伤。他的情感、思绪、预感、联想无处不在、无时不有。他的目光多棱角折射的生死观、爱情观震撼着人的灵魂。是风花雪月？是忠贞爱恋？是死亡之吻？是爱，是恨，是奸计？发人深省，使人永记那扭曲了的流泪、流血和流汗的岁月，充满向往、创造新生活的激情。

前 言

从诗到故事

——评洪三泰《风流时代》三部曲

雷 铎

洪三泰要推出百余万字的《风流时代》三部曲，消息很令我吃惊。

我认识洪三泰，是在四分之一世纪前的1977年，其时我承蒙广西作协推荐和《诗刊》错爱，在《诗刊》做编辑。《诗刊》那两年推出了一批青年诗人：东北李松涛、西北章德益、杨牧、上海徐刚、广西于力，广东则是洪三泰。洪当时是“湛江农垦”局长秘书，因为其接二连三的“南国牧歌”系列而蜚声诗坛，我曾是他的“责编”。

后来，洪的创作面渐宽，由诗而散文，而报告文学，而电影剧本，而小说……其中《中国高第街》及由此改编的电影《女人街》为他赢得颇多声誉，他的诗、散文和报告文学屡获大奖。

洪此次推出的三部曲《野情》、《野性》、《又见风花雪月》中，我细读过《野性》，另二部略知其大概。

一般说，“诗人”长于抒情而短于叙事。

——抒情是感性的抒发，多是引发了作者感慨的生活片断，如花瓣，如柳絮，如云影，如鸟歌，并不要求需有组织很长很连贯很有悬念的故事；

——叙事是离不开很强的理性思维去参与的，譬如一个人

的泰否顺逆、政治风波、爱情纠葛、商战硝烟……再扩大，是一组人物命运的起起落落，是是非非；更扩大，是一个社会背景的盛盛衰衰，非非是是……这和“片断的诗”极不相同，它需要许多别的素质或才能，例如：

体察社会人生的敏感；
积累人生素材的丰富；
思考历史是非的沉着；
编织复杂故事的“手艺”；
……等等。

好的诗人不一定是好的小说家；

好的小说家不一定是好的诗人。

能二者兼有的人，一般是两种情况：

一种是天才或巨匠。诗体的叙事式的诗，如但丁；诗式的叙事，如托尔斯泰。这些，真正是凤毛麟角。另一类，是能分别使用诗和叙事两种不同的武器（往往因时而异，少年写诗，中老年写小说），自然不及第一类天才巨匠的两种禀赋浑然合一之极致，但亦算得多才多艺，中国现代和当代的典型，如郁达夫，如王蒙，如贾平凹（贾氏的许多散文其实便是诗）等。这两种人，前者为天才（天赐之才），后者为兼才（一专多能）。

洪三泰属于后者，多才、多艺、多能、多绩。

洪三泰从诗过渡到长篇小说，中间经历了报告文学。

这对他很有好处：

“走万里路”，从大都会到小乡村，遍及广东四隅（东西南北）、三江（东西北江）和两地（港澳）。

“交百种人”，从千万大亨到街头“流民”，从商业街的男女老板，到淘金矿坑的霸主、工崽、地痞……洪三泰十余年来

有意积累了六七百张各种各样的“脸谱”，其中一些或极成功或大红大紫又大起大落的商界“巨腕”、“私企大亨”，曾与之在“煮酒论英雄”的慷慨之后，与洪三泰长谈，乃至涕泪交流……当然，也还有共产党的理论工作者、经济理论界的专门家，都给过洪三泰现在这三部作品，以理性的烛光。

这三部曲的长处，第一是好看，第二还是好看，第三还是好看。

第一个好看，是有吸引力，主要是“悬念”，这几乎是一切成功的古典叙事作品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。例如《野性》中一个“土得镶金牙”的暴富在一条小商业街上展开了奇诡莫测的争夺，山狗以他农民式的鲁莽和战将般的勇谋兼用，竟打败了港商及其一对娇娇千金，故事环环相扣，有金庸式的悬念才华（尽管王朔骂金庸故事“很臭”，但仍不失为好看的故事）。

第二个好看，是顺眼。现如天书般出版物满天飞，故事或题材好看的东西也不少，但文笔好（至少顺畅）的不多。洪三泰是由写诗学“练字”开始的，所以，要从他百万字的鸿篇巨制中找“硌眼”的词句，不易，这也是一种如今难得的工夫（这需要有才能，也需要肯用心）。

第三个好看是故事和语言背后，有人、有女神或天使，也有恶魔或恶棍；有沦落的真理，也有耀武扬威的荒谬，人间百象、都市面面观，总在故事或人或语言的背后，展示着这个现实世界的合理和荒唐、合法和胡闹、合情和乖怪……总之光怪陆离，有当年洪三泰也参与过的《羊城晚报》之“作者连环长篇小说连载”《都市迷情》式的情态，写出了迷情中的都市里孑孓于中的各色人等，或是都市的迷情下幻化中的种种景象。

有感于斯人的勤奋与耐心，抱负与劲力，发了如上感慨，一如广告，都似溢美之辞；但书是花城出版社出的，并未付广

告费给我，捡好的来说，是因为篇幅有限；至于故事大纲，我倒建议做一则商业广告来推介——书也是商品，为什么就不可以做“硬广告”？至于书的不足或缺陷，必然有许多，否则，便是巨著了；其得与失，发言之权，更多的，在于读者。

洪三泰长我五岁，论年龄是大哥；在“文学”的洪涛中，我们又是同命运的一代，包括“知青部落”的郭小东们。写此文时，是二十一世纪到来后的第三个月，未届五十的我，因冠心之患而住进“霍英东心脏中心”，写此文时，心中有些苍凉：我们这一代“码字”的，有一些已经远离我们而去，例如路遥；有一些已经封笔从商，或者覆砚为官，或者心寂封笔……洪三泰这“三部曲”的成败得失并非最重要，最重要的，是证明在辛酸老辣的上一代作家和幸福润滑的下一代作家之间，尚有人在；在辛辣与甜滑之间，留下一点不甘不平的故事，为历史作见证——如此，则如草荣草枯、虫生虫灭，不论时代如何、人生如何，故事总是有的。

2000年3月8日完稿于“英东楼”

序：我的天才

我的天才是什么？你猜不着。我想你也绝不会去猜的。在你的眼里我算什么？是猫，是狗，抑或是一头大牛牯？总之，我是谁也看不上眼的“烂仔头”。“烂仔头，点灯不用油”，你懂么？你是不懂的吧？！

这太好了。“烂仔头”是狗屎不如的。狗屎很讨人厌，不说靓女，就是乞丐也会捂鼻子远远避开的。狗屎也有讨人喜欢的时候。我很小的时候被在雷州半岛穷乡的爷爷收养。爷爷是种番薯能手。爷爷说：“大番薯是靠狗屎猪粪种出来的。狗屎肥力最大。”于是，我每天凌晨就被爷爷叫起床到竹园去捡狗屎。全村几十户人，养了几十条狗，都放野外随便拉屎。我数过全村几十户人就有十多个小孩早早起床捡狗屎。所谓捡狗屎，就是用小粪箕儿，一柄小勺儿，把一堆堆臭熏熏的狗屎拨进小粪箕里。狗屎多了，忙着为番薯下肥，番薯就疯长，绿得流油，深埋的薯比斗还大。十多个小孩都打着手电抢狗屎，生怕被人抢去了。我自然是抢狗屎能手。爷爷笑着叫我“狗屎飞”。这大概是我的最早花名吧。

我知道狗屎也是珍贵的，叫“狗屎飞”也不会丢人。况且一个“飞”字多神气！狗屎飞起来是什么样？

扯远了。

我狗屎不如不要紧。我有天才，天才来自三个部位：一是眼睛，二是耳朵，三是嘴巴。

不信你看我这双眼。三眼皮是毫无影响的，重要的是可以

看穿你的五脏六腑。也可以穿越山山水水，看得很远很远。知情的人暗里夸我“千里眼”。不要说我吹，到时我会表演给你看的。至于耳朵，虽说是兜风耳，爷爷说会惹是非，但听八方是没问题的。这嘴的功能就更多了，暂且搁下不说。

我的眼耳天才，有放射功能。譬如眼光放射时会同时看到四个方向的东西，物体十分清晰；也可以同时看到相隔多年的东西，从杂乱无章中理出几个结晶体之类的东西。又譬如耳朵，我的耳朵会随着风向的改变而改变；可以听到隐藏在某一个地方——很近或很远的地方的声音。嘴巴的功能虽然多，但归纳起来就是最令人讨厌的两个字：话多。广州人讲“口水多过茶”。我看也不完全是这样。我有时一声不哼。

不多说了。据说有知道我天才者常常暗里惊叹：这种天才，一千年只出现一个。

我听了有点飘飘然。冷静地想想，又感到不快。一千年才出现我一个？不见得罢。难道一千年里出的人都没了眼、耳、口？我成了孤寡一人了？我成了什么都管的人了么？我觉得这些拍我马屁的人，并不认识我。我是自己知道自己的。许多事我都知道，但很快就忘得一干二净了。我的记忆绝不是天才，我坦白地跟你说。但是我的眼、耳、口让我无休止地看见、听着、讲着四个字“风花雪月”。

“风花雪月”是悠闲而轻松的，似乎没有斤两。

但讲它们的时候，我的心里总是发麻、发酸、发痛，讲着讲着就沉重起来，沉重如巨石压着我的胸脯。我的天才也被压得粉碎。

我完全失去了天才。我的天才到此为止。

然而，数不清的风花雪月依然在飞。我一时疑惑：这是不会绝种的东西么？

后来，又觉得这不过是不断重复着的“节令”，并不需要什么天才去复述。再后来，又感到本来没有什么风花雪月，正如我本来就没有什么天才一样。

我叫孔云飞。真的，一点也不假。

我的所谓天才眼，只是一孔之见。

我的所谓天才耳，只是过耳如云。

我的所谓天才嘴，只是铁嘴飞飞。

如此而已。

第一章

1

我十一岁时，那双眼经常发炎。整天红红肿胀。我总是躲在广州东山老家那栋红砖楼里。

红砖楼有两层，红砖砌到顶。窗户有铁条儿，十分密实。门虽是木的，但坚硬如铁。从楼上到楼下是木板楼梯。我喜欢双脚跳着一级级梯板儿，发出嘭嘭的响声，像打鼓似的。听大人说，东山一带过去是当大官的人住的。大官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我常常从外头细看我家那栋楼。嚯，好气派。单独成楼，四周结构严实，如同电影上看到的堡垒一样。我想，这栋楼本应该是大官住的。我爸爸是不是大官我不知道。我看这栋楼就是十二级台风也刮不倒的。这结结实实的堡垒是攻不破的。

我的眼发炎太厉害了。爸爸整天不在家，妈妈在家里忙这忙那，也顾不上我。我有一个哥哥叫刘鹤。跟妈姓。妈说他很痛苦，两天两夜死去活来，生出是男孩，便说：“我要这小子改我姓，就叫刘鹤。爸爸问：“为什么叫鹤？”妈说：“因他在我的肚子里像大鹤用长嘴凿我，痛得我死去活来，就叫鹤吧，好记住那铁嘴儿。再说，日后也可以鹤立鸡群呀！”我还有一个姐姐叫阿铃。妈说这妹仔很讨人喜欢，第一声哭就像清脆的铃声，叫阿铃也顺口。我不知道妈妈为啥叫我云飞，大概生我时，有白云在妈妈的头上飞过吧。我不敢打听这事儿，恐

怕妈妈骂我多嘴。

一哥一姐，我包尾。都说大仔好疼，女儿可爱，我算什么萝卜青菜？所以，我的双眼发炎红肿没人理。鹤哥天天拉我上街看人游行，还弄一个红袖章什么的戴在右臂上，“红卫兵”三个字金黄金黄很大很醒目。不知他从哪儿弄了一条草绿军装，还扎了一条腰带，穿一双解放鞋，威风凛凛的样子。十六岁就当“红卫兵”，神气极了。

“快去看看红海洋，整天擦眼睛干什么？没出息。”鹤哥拉扯着我往街上跑。我的双眼红肿得厉害。街上全是红旗的森林，红旗的海洋。红色在流动，把我的眼睛刺得发痛、流泪。我闭着眼睛不看。脑海里照样是红彤彤的。有呼喊声、海浪般一阵紧似一阵。我微微睁开双眼，立即痛痒起来。我忽然觉得，我的眼睛发炎和这红海洋有关。连续十多天都见这红色大海，红色河流。我说：“哥哥我要回去，我的眼睛在冒火了。”哥猛地扯我说：“糟了。爸爸被戴了高帽，正在红海洋里游街呢！”

我睁开眼，只见人群，不见爸爸。我踮起脚，还是看不见。哥哥说：“爬上墙去。”

他说着就拉我跑到前面去。有一堵残墙在街道旁，哥哥三两下就爬了上去，又伸手拉我：“快，爸爸被人推着走过来了。”

我猴子似地爬了上去，骑在墙上。我擦了擦发炎的红眼睛，见爸爸被推着走。“打倒教唆犯、走资派！”“打倒国民党特务！”“打倒黑手党！”喊声如雷。

我不知道这大骂声是不是冲爸爸来的。爸爸戴的高帽高而尖，白纸糊的，尖塔似的很好玩。我也会糊这种高帽。在爸爸的身旁有五六个戴高帽的。爸爸怎么被抓去游街呢？难怪这几

天他老不在家。妈老拉着铃姐在房里哭。世界像被火烧着了似的。街上锣鼓喧响，直到深夜。爸爸是什么时候被抓去的？我一点也不知道。

猛地，鹤哥扯了我一下：“停下来了，斗爸爸了。”

我睁不开眼睛，只听到口号声把耳朵震得嗡嗡作响。继而是一种脚踢拳打的声响。

“妈的，打人了！”鹤哥双脚跺墙说，“有人用脚踢爸爸，踢得很重。”

我硬是睁开眼睛。这时，鹤哥唰地从墙上飞扑下去，我也跳下去。鹤哥顾不上我了，只往人群里钻。我也像泥鳅一样钻了进去。

“为什么打我爸爸？”鹤哥蹦跳起来朝那个比他大的红卫兵就是一拳。好样的，鹤哥。我也扑过去用嘴咬那小子的手，吼道：“你打我爸爸，我咬断你的手！”哎哟一声，惹来了几个气势汹汹的红卫兵。他们像斗红了眼的公鸡，向我和鹤哥直扑过来，骂道：“哟，你也配穿红卫兵军装？你也配戴红袖章，狗崽子！黑七类！”

“揍烂他！”有人喊着。有人扯下鹤哥的袖章骂道。

“你也配戴红袖章？！狗崽子！”

噼啪啪，掌来拳去。我和鹤哥被打翻在地，又被踢了几脚。那被我咬的家伙，用石头硬敲掉了我的门牙，血从我的嘴里流出来，红红的洒在乱糟糟的街上。

爸爸那时是跪着的，脸朝下，看不见我们，只听到我们的声音，正想抬头看看我俩，却被红卫兵按了下去，还骂道：“低下你的狗头！”

乱糟糟的。爸爸不知什么时候被拉走了。鹤哥和我趴在街头很久很久。

世界被滚水烫着了，火烧火燎。

天好像在旋转。我忽地从天空中跌落一个深渊。深渊里尽是毒蛇……

“妈呀！”我惊叫起来。

原来我躺在家的床上，正在发烧，眼肿得像鸡蛋大。妈给我滴眼药水，用湿毛巾敷我的额头。鹤哥也躺着叫痛。铃姐守在我的身边弄着湿毛巾。

妈说：“以后不准你们出去了。文化大革命，来了……爸被游斗，不知死活……”

妈的泪像落雨。

“什么革命？”我心里想，“什么文化？文化也会革命？我只听大人讲，共产党闹革命。对，革命就是要闹，闹哄哄的。革命就是红海洋么？”

我的双眼像被盐水腌着。是红海洋的光刺得发炎的，我敢说。那几天我天天见红色，是红光刺发炎的。是红光烘发炎的。

半夜，有人拼命敲门。一会儿又把门撞穿。

潮水一样，人群涌了进来。妈妈拉着我们三人躲在门角里。妈妈在外头像母鸡一样保护着我们。

是红卫兵们冲来了。

“砸烂封资修！”有人朝那瓷瓶重重地打了一棍。咣啷，瓷瓶碎在地上。我家有好几个这样的瓷瓶。

翻箱倒柜。古董、相框什么的统统被砸得粉碎。值钱的东西被抬走了。书籍被撒在厅里，任他们践踏。我觉得家里起了飓风，天旋地转。

后半夜，他们终于走了。

“爸没有罪……家被抄了。”妈妈抱着我们三人痛苦地说，

“孩子，妈受不了……”

“我去找爸爸！”我说着就想挣脱妈往外跑。

“去不得，外头到处斗人、杀人。听说武斗快开始了，要死好多人。”妈说着用手不住地抹泪。

“我去找爸爸，我会找到爸爸的。”鹤哥挣脱妈妈往外跑，转眼便不见了影儿。

妈追出去也追不着他。

很晚很晚，才见鹤哥回来。

他被人用墨汁涂了脸。上身赤裸着，背上写着三个字：“黑七类”。

我去用水给鹤哥洗，问：“哥，是谁写的？是谁涂的？记住他，以后我用刀给他雕！”

哥直摇头。

“见爸爸吗？”妈妈问。

哥还是摇头。

世界就这样被烧着了。

我们的红砖楼也好像被这人间大火烧着了。我们像热锅里的蚂蚁，天天魂不守舍。

爸老是不回来。

有一天，有人又来抄家。硬是把妈妈拉出去了。这时天突然下起雨来。雷声很怕人。

晴天又一次霹雳！妈不在家，我们像一窝没了爸妈的鸟儿。

姐姐说她去找妈妈。她十二岁了，胆子比我大。

我和鹤哥用拳头猛捶红砖墙。

终于，坏消息传来：妈妈被斗被羞辱后，跳了珠江，再也不回来了。这是姐姐带回来的最坏的消息。

三天后，一位远房亲戚阿姨突然出现在我家。她叫明婶，听说在深圳附近的村子住。她听到我家遭了殃，就来了。妈妈跳江的消息是她打听到的。

妈妈的尸体没有谁去捞，可能漂到大海去了。

妈妈是珠江的浪卷走的，是向大海流去的。妈妈自己一个人去，好痛快，自自由由地去了，无牵无挂地去了。妈妈去了，像出远门一样去了。

我们三人哭成一团。爸听不见。爸不知道被锁在什么地方。爸不会知道妈妈跳了珠江。

明婶像妈妈一样搂着我们三人，像母鸡呵护着小鸡一样。

我看见她的眼角老是湿漉漉的。她不停地擦着眼。我也不停地擦着红眼。我的眼睛又红肿了。我敢肯定是看红海洋传染的什么红眼病。

鹤哥整天不说话。在房里坐着发愣。

铃姐偷偷地抱着妈妈的枕头流泪。

妈妈就这样独自走了，抛下我们三人走了。妈妈是珠江送去大海的。

我们三兄妹抱着哭要妈妈。

明婶说：“妈出远门去了。我就是你们的妈妈。真的，我就是你们的妈妈呀！”她咬着嘴唇说。

我们吃惊地望着明婶。她越看越像妈妈。真的，那眼睛，那头发，那嘴巴儿和妈妈一样。看见明婶，我们稍稍得到安慰。但想到没了妈妈，就觉得世界是一个空竹壳，什么也没有了。